

梁斌新论

梁斌作品评论集续编

宋安娜 /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梁斌新论

梁斌作品评论集续编

宋安娜 /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斌新论: 梁斌作品评论集续编 / 宋安娜主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3872-6

I. 梁... II. 宋... III. 梁斌 (1914~1996) — 长篇小说 — 文学评论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457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9 字数 272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紀念梁斌老友誕辰九十周年

扎根肥沃大地
心系億萬人民
堅持先進方向
創造不朽佳品

周巍峙恭書

中國文聯主席周巍峙為紀念梁斌誕辰九十周年題詞

目 录

001

梁斌作品评论集续编

感念梁斌 张 炯(001)

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

——重读《红旗谱》及对当代革命历史、

革命战争题材创作的再思考 张学正(007)

梁斌的意义 杨鼎川(017)

魅力与超越:民间叙事和政治话语的自然结合

——对《红旗谱》的重新解读 王 科 王连英(025)

梁斌先生的文心

——纪念梁斌诞生 90 周年 金 梅(034)

建设先进文化的旗帜

——谈梁斌文学创作的时代性 黄建生(044)

人民作家勿忘农民

——纪念梁斌同志 90 诞辰 李希凡(050)

三贴近的楷模 孙福海(055)

论《红旗谱》的史诗品格 王之望(058)

《红旗谱》的经典性 张春生(074)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

——《红旗谱》与 20 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耿传明(082)

在泥土中挖掘

——梁斌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 刘光人(096)

泥土里的诗 孙 郁(099)

民间生活场景、阶级斗争主题与民族国家想象

——《红旗谱》的叙事策略 阎立飞(104)

试论梁斌的文学观 张学新(116)

梁斌的文学观

——《集外集》学习笔记 滑富强(125)

《红旗谱》人物的性格美 夏康达(131)

论《红旗谱》叙事的细节描写 陈慧娟(139)

《红旗谱》美学三题 吴 修(153)

从《红旗谱》看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二重性 王 洋(167)

略论《红旗谱》的人物描写 曹式哲(180)

《红旗谱》方言特色研究 王 洋 田英宣(191)

生命之作 魂魄所在

——拜读《梁斌画集》有感 白 金(214)

序《大地之子·梁斌纪念文集》 林默涵(222)

梁斌文学创作的时代意义 李希凡(228)

敢掣鲸鱼碧海中

——梁斌论 王之望(236)

梁斌文学生活第一步 海 文(254)

于朴素处见功力

——读梁斌长篇小说《翻身记事》 王昌定(266)

折射时代风云的一面镜子 吴 修 刘雅洁(273)

附录之一

梁斌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段守新辑(279)

附录之二

文学史著中的梁斌研究与论述 段守新辑(312)

附录之三

梁斌传略 (349)

后记 宋安娜(352)

感念梁斌

张 炯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我与梁斌同志只见过一次。那就是在天津举办的梁斌创作六十周年的会议上。我们还一起摄过一张照片。至今我一直珍藏着。转瞬间已过多年，梁斌同志也早成为故人，思想之下，真是十分感念！

001

梁
斌

集
後
編

记得第一次读梁斌的《红旗谱》，我非常激动！小时我就生活在

张照方：至今我一直珍藏着那张照片。转瞬间已过多年，梁斌同志也早成为故人，思想之下，真是十分感念！

农民的应是鲁迅，他写阿 Q，写祥林嫂，写闰土，却也没有写一个敢于真正反抗地主的农民。像梁斌通过朱老忠形象的刻画，把农民的反抗写得这么自觉，这么有气势，而且性格这么突出，形象这么血肉丰满、活灵活现，让人觉得确实从生活中来，又比生活中的农民为高、为理想，不愧为一个新时代的农民的典型，前人的文学作品确实还没有这样描写过。严志和的形象也刻画得好，他也支持革命，但他的性格显得平和，甚至有些本分和懦弱，从而分外映照出朱老忠的刚烈、勇敢和侠义。像朱老忠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确实涌现过千千万万。他们从对地主的自发反抗，走向具有阶级觉醒的对剥削社会的自觉反抗，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到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成长为军事指挥员和革命领导干部，在 20 世纪的中国并不罕见。而在艺术上被塑造得最成功的则很少有赶上朱老忠的。毫无疑问，朱老忠形象的创造是梁斌对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尽管他笔下还写过其他许多人物。《红旗谱》中的朱大贵、春兰、江涛、朱老明、伍老拔、老驴头等也给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而写得最好的还数朱老忠。梁斌曾说到他这个人物形象的孕育，前后有十多年。最初见于《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后来又见于他的中篇小说《父亲》和一些剧本，最后才完成于《红旗谱》。可见，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正如十月怀胎一样。我以为，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中有一个人物形象成为典型，被读者永远记住，那就不虚此生了。在我国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鲁迅的阿 Q 是永远被读者记住的一个。我想，朱老忠也会是这样的一个。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蔡仪曾认为，文学典型不独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还应该是鲜明的个性与相当普遍的共性的统一。朱老忠形象的深刻典型意义在于，他不独是觉悟起来、具有自觉阶级意识的、走向革命的、个性鲜明的农民典型，他还是一个富于优秀民族

精神的中国人的典型。中华民族在它的历史形成过程中,是由许多民族融化成的。它不仅勤劳、勇敢,还富于正义感。儒家的仁义观念和侠士的行侠仗义都影响到民族性格的形成。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从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为反抗暴秦而去刺秦王。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举便代不乏人。朱老忠正是这种正义精神的勇者的传人。他的时代代表性是革命者。但他作为文学典型的巨大美学意义和魅力更在于他是反抗暴恶、躬行正义精神的勇者。朱老忠与冯家地主的斗争是正义复仇者的抗争,也是不断反抗暴恶的斗争。而后,共产党又把他的精神境界提到推翻剥削阶级、追求人类解放的高度。本质上也仍然是为正义而战斗。朱老忠性格之所以能超越特定的时代而具有久远的审美魅力,跟他的上述人格精神的美正分不开。

《红旗谱》无疑是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因为它写的就是政治斗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有人就以《红旗谱》的强烈政治性而鄙视它、贬低它。甚至把它也归入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作品。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我们知道,文学史上政治性很强的作品可谓比比皆是。《诗经》中的名篇《硕鼠》和屈原的不朽之作《离骚》就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又何尝不是?杜甫的《北征》和“三吏三别”也都是政治性极强之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难道不也有政治性?文学作品固不必篇篇写政治,但文学与政治历来有密切的关系。政治作为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而人的生存又不能不与社会的经济生产和分配产生关系,因而很少人能够不关心政治、不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缘故。恩格斯曾经指出,欧洲的许多伟大作家,从古希腊的戏剧家索福克洛斯、尤利比德斯、阿里斯托芬到19世纪的狄更斯、席勒、列夫·托尔斯泰等都是富于强烈倾向性的。可见,一部文学作品的

高下主要取决于它的文学性，取决于它的艺术审美感染力，而非主要取决于它的政治性。至于政治倾向性进步的作品当然也更有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更具有思想的崇高性；即使政治倾向不进步、乃至反动，如果艺术性很高，它也仍然有它不可否定的价值。恩格斯称赞政治上同情保皇党人的巴尔扎克，列宁称赞站在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并主张“勿抗恶”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是著名的例子。《红旗谱》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欢迎和赞誉，很主要的也在它对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与斗争的生动而出色的艺术描写，感人至深，而且它对朱老忠所代表的革命农民的斗争采取赞颂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政治倾向性从今天来看仍然是进步的，应当肯定的。至于作者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照当时的斗争，这并不错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阶级斗争的存在连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当过法国首相的基佐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学家。梁斌所写的农村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存在，又有什么奇怪呢？这与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已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农村消灭了地主阶级后还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自然有着原则的区别。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红旗谱》曾做出否定性评价，认为这部作品为“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唱了“赞歌”。这种批评倒是从政治出发。它的逻辑是，小说歌颂了“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而这两场斗争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的，所以政治倾向性就错了，无论艺术上怎么成功，也应当否定。在“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年代，这样的批评自然符合它的一定逻辑。但这种批评从反面倒是承认了《红旗谱》在艺术上是有很高的成就。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论者却从断定作品政治倾向错误，进而把它的艺术成就也否定了，这不是显得更荒谬吗？

文学的最高原则恐怕还在于真善美。只要艺术描写十分真实

和生动,审美评价上肯定善的,否定恶的,而文学形式包括情节的引人入胜,结构的完整和语言的优美,给读者提供了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这样的作品哪怕政治倾向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它也会流传下去。文学史中的许多事实都表明这一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名篇多有鼓吹忠君思想的,包括《离骚》在内。今天看来,忠君思想总不能说正确吧!它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才需要的思想。但这也不能因此就否定《离骚》。屈原的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不朽之作,就在于还有许多方面体现真善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

在艺术作品中,形象永远大于思想。艺术的特点就是能够通过形象的描绘,总体地把握生活。文学作品所展现的形象世界不但能刻画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思想情感,还能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现实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内容都可能在作品中得到表现。今天从文化批评的视角,人们从文学作品中还可以阐释出许多文化的内涵。《红旗谱》虽然主要写政治斗争,写革命运动,但其中也不乏许多风俗文化的内容。梁斌在小说艺术的创造上,有他独到的成就。他自己说,“不拘泥于外国文学”,“也不拘泥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多余的东西”,而“要写得比外国文学粗一点,比中国古典小说细一点。”他的笔墨跌宕多姿,人物性格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得到表现,很有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茅盾说:“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堪称是抓住了梁斌风格特色的评论。于此也可见,即使从“纯文学”的视角,《红旗谱》作为文学文本,它的艺术成就也不容否定。

当年著名评论家冯牧、黄昭彦在总结建国初十年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新时代生活的画卷》一文中,曾把朱老忠的形象看作“十年来文学创作中第一颗光芒最明亮的新星,第一只羽毛最丰满的燕子。”我可以大胆地这样说,迄今为止,在刻画中国现代农民的光辉形象上,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成功超过《红旗谱》的。

《红旗谱》的缺憾在于二、三部笔力有所不继，朱老忠入党后的性格变化不大，党的领导人贾湘农的形象显得比较弱。但总体而言，应属瑕不掩瑜。

我特别感念梁斌，还有感于今天的作家很少有像他那样“十年磨一剑”的。梁斌同志创作态度严肃，可谓“慢工出细活”。他的《红旗谱》所以获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跟他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他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这部作品花了他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也可以说凝聚了他一生的主要时间和心血才在我国文学的星空升起一颗灿烂的星辰！

在缅怀梁斌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未来的中国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作家，为我们的文学星空增添一颗又一颗更加灿烂的星辰！

2004年1月11日于首都望京新城

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

——重读《红旗谱》及对当代革命历史、
革命战争题材创作的再思考

张学正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红旗谱》1957年出版以来,我曾多次读过《红旗谱》,讲过《红旗谱》,还编选过《红旗谱》的教材^①。在我的心目中,《红旗谱》是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一面不褪色的红旗,是一部经得起反复阅读和长久传播的文学经典。

当然,时代在发展,读者在变化,包括《红旗谱》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历史、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也出现了新的解读的可能性,并面临着新的读者群的筛选和新的文学潮流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严峻的现实。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阐释具有未定性。由于各个时代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阅读期待,因此就形成对同一作品的阐释的差距。“在世代相传的接受链中,一部作品的接受必然要经历不断加深、巩固、发展或修正、推翻的过程,只要人类存在,这一

^① 1984年至2003年间,在我参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第1版和修订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读》(第1版、修订版及第2次修订版)中,都曾选收了《红旗谱》。

过程便会无限延续下去,永远不会终结。”^①

许多平庸的革命历史、革命战争题材作品逐渐被人遗忘了,真的成了“历史”。然而优秀的革命历史、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由于具有较深厚的思想内容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而常读常新。《红旗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除了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之外,还蕴藏着丰富的人性内涵。过去,我们对《红旗谱》的阶级斗争主题、中国农民的革命道路(即所谓革命话语)已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我不想再重复,只想就《红旗谱》中的人性表现(即所谓人性话语)讲些自己的看法。

人性话语——《红旗谱》的另一种解读

《红旗谱》虽然是一部讲革命的大书,但其中却处处闪耀着优美人性的光芒,如朱老忠的人生智慧与人格魅力,劳动者对乡土的亲近与眷恋,劳动人民之间亲如兄弟的情谊,以及年轻人的纯洁、热烈的爱情……。固然,这些人性的内容与小说革命主题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又具有普遍的可以理解性和可资借鉴性。这里,我们要特别讲讲朱老忠的人生智慧与人格魅力。

朱老忠是《红旗谱》的核心人物。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阶级仇恨,他对革命的向往与不懈追求,他在一次次革命行动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义无反顾的革命斗争精神,都曾深深感动过我们。但他又不是那种只知盲目冲杀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他具有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是大智大勇之人,所以他能广泛凝聚和召唤农民革命力量,并成为农民革命的领袖。

《红旗谱》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既是

^① 转引自《文艺新学科、新方法手册》第221~22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朱老忠的口头禅,又是朱老忠人生智慧与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

“出水才看两腿泥!”是所有胸有大志者的人生预设。一个人要想立足世界,并干一番大事业,就要确立远大的奋斗目标,对人生有一种深谋远虑。朱老忠的目标开始是为个人复仇,向冯老兰讨还血债:“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也得回去报这份血仇!”(《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16页,以下作品引文均出自该版本,再引时只注页数)后来,他又为锁井镇的乡亲,为所有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复仇:“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冯老兰就像一座石头山压在咱的身上,也得揭他两过子!”(第59页)朱老忠25年在外闯荡,生活使他懂得:搬倒冯老兰不容易,打倒反动政权更难,所以必须“拉长线儿,古语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第25页)干大事不能急于求成,而要注重最后的结果。朱老忠对自己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他(冯老兰)发了家,我也看着。他败了家,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我儿子等得上他。我儿子等不上他,我孙子等得上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第30页)。

朱老忠的人生智慧还表现在他为了实现远大抱负而暂时隐忍。在面对强敌而自己尚不具备与强敌较量和进行最后决战的条件下,不可轻举妄动,不作无谓的牺牲。

当朱老忠从关外回来,在火车站遇到准备“下关东”的严志和,说起冯老兰仍然那样横行霸道时,“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朱老忠一时气愤,浑身一颤,右大腿一簸,一下子碰着桌子档儿,哗啦一声,把茶壶茶碗颠了老高,桌子上汤水横流。这时朱老忠猛醒了过来,伸开胳膊搂住茶壶,不叫滚落地上。嘴上打着响舌儿,说:‘啧啧,失手了,失手了!’”于是笑嘻嘻地找了块擦桌布擦干桌子上的茶水。“他猛然放开铜嗓子说:‘好!他更加厉害了。好,出水才看两腿泥!’”(第23页)这里的

“猛省了过来”，说明朱老忠已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觉得自己刚从外地回来，不宜过早张扬，招惹事非，所以言行有所收敛。连严志和都觉得朱老忠“变得没有一点火性了”。其实，这是已经成熟很多的朱老忠在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为长远计议，他把内心复仇的火焰又重新严严实实地封在了表面上似乎“没有一点火性”的忍耐之中了。

转天，朱老忠、严志和去看望少年时的伙伴朱老明。朱老明将如何联合 28 家农户同霸占 48 村公产（48 亩官地）的冯老兰打官司，又如何一次次败诉，最后倾家荡产，“闹成一个啼咧哗啦”的经过说了一遍，朱老明越说越气，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说：“我的眼要是瞎了，趁个空儿，我也要拿斧子劈死他！咱满有理的事，这辈子翻不过案来，死的时候，也得拉个垫背的。我就是这个脾气！”朱老忠当时就劝他：“不要着急，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目前他在马上，咱在马上。早晚有他下马的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第 57～58 页）

后来，因脯红鸟事件，大贵被抓去当兵，朱老忠让运涛拿着冯大狗的名片去找冯老兰说情。冯老兰把说情的名片扔在了地上，而且拿脚踩住，简直把人羞辱到家了。运涛回来后将此事说了一遍，朱老忠听了，“一时气愤，心上急痒难耐，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耳朵里像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在叫唤他。走到门道口，把手放在铡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他又犯了思量：‘还是从长里想的好！’于是又走进屋里，坐在炕沿上，抽起烟来。”（第 99～100 页）朱老忠已从父亲举铡刀拼命，最后吐血而死的悲剧中，汲取了教训，认识到个人反抗和鲁莽而为都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他又犯了思量”，决定“从长里想”，让大贵去当兵打仗，将来同江涛一起“一文一武”闹革命。面对着冯老兰的报复抓人，朱老忠心中有数：“我不服他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第 104 页）

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运涛被捕入狱，朱老忠陪江涛徒步